

目

錄 (第十集)

第三十七回

惘惘情懷憐二女
重重誤會鬥三英

.....三

第三十八回

奸徒巧辯迷師伯
稚子無知罵長兄

.....三三

第三十九回

長老險途行險着
少年神劍懾神僧

.....六五

第四十回

暗器無功寒敵胆
掌門一出震羣魔

.....九五



五華一劍門三英。

第三十七回：

惘惘情懷憐二女
重重誤會鬥三英

勞超伯怔了一怔，喝道：「好小子，死到臨頭，還有什麼好笑？」他不懂孟華爲什麼還笑得出來，却不知孟華是業已想到了破敵之法。

勞超伯的日月雙環急速旋轉，他忽然想起了天竺怪僧那個金鉢。那日他和這怪僧交手，寶劍三次被奪。每一次都是長劍刺入鉢中，被他的金鉢急旋轉奪出手的。

上乘武學本就相通，他登時觸類旁通，心裏想道：「雙環剋制刀劍的奧妙之處看來乃是和那個天竺怪僧運用他的金鉢的方法相同，不過勞超伯的功力遠遠不及那個天竺怪僧，我要是敢於冒險一試，說不定可以成功。」

怯敵之心一去，本來他是極力避免寶劍給對方的雙環套上的，此時却特地要「自上套圈」了。

一聲喝叱，劍氣如虹，投入環中，驚雷迅雷的一擊，快得難以形容！

勞超伯果然還未來得及奪他的劍，就給他傷了。劍尖從環中穿過，在勞超伯的手心

刺穿了一個透明的窟窿！噹啷聲響，勞超伯的月環跌在地上，嚇得他魄散魂飛，好像生怕給獵人追捕的受傷野獸一樣，發出一聲狂吼，慌忙就跑。

冷冰兒大喜道：「孟大哥，好快的劍法！你這一劍，比我所學的追風劍法還快得多！唉，但只可惜——」

孟華說道：「多行不義必自斃，咱們暫且不必去理會他們。冷姑娘，你的傷怎樣？」

冷冰兒道：「並無大礙，你不必爲我擔心，趕快去找天山派的弟子吧。」

她雖然說是「並無大礙」，但孟華却可以看得出來，她的傷確實是甚爲沉重。

孟華搖了搖頭，說道：「我是要找天山派的弟子，但也不必急在一時，待到天明，我再去找他們。現在先治你的傷要緊。」

他把一顆丸藥納入冷冰兒口中，說道：「這是爹爹給我的小還丹，據爹爹說是少林寺的方丈送給他的，功能補氣調元，治內傷最好不過。你暫時甚麼都不要想，我助你運氣催行藥力。」當下握着冷冰兒的手，默運玄功，一股熱力從冷冰兒的掌心透了進去，過了一會，冷冰兒果然覺得精神爽利許多。

冷冰兒感覺到孟華手心得來的一股熱力，片刻之間流轉全身，心裏也是暖烘烘了。

臉上不知不覺現出紅暈。

她從來未曾有過這種溫暖的感覺，即使是和段劍青相戀的時候。

不錯，她曾經真誠愛過段劍青，有一個時期，段劍青也似乎對她很好，在她的眼裡，每一天都少不了甜言蜜語。但即使是在那個時候，她也總是覺得兩人之間好像隔着一層什麼東西，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兩心如一。

當然她現在是已經明白了，段劍青當初和她要好，只因為她是義軍首領冷鐵樵的姪女兒，有可資利用之處。分隔他們的那層看不見的帳幕是段劍青的虛偽和自私。

如今她握着孟華的手，她才真正感覺得到一種真誠的感情。雖然這只是友誼，不是愛情。

心裏是暖烘烘的，但在暖烘烘的心房，却也隱藏着難以言說的淒涼：「爲什麼我當初碰上的的是段劍青？唉，要是我當初碰上的的是孟大哥這樣的人，那該多好！」她不敢對孟華存有奢望，她需要的只是純真的感情。她不知不覺的抓牢了孟華的手，好像害怕這種幸福片刻之間就要消逝，突然她醒覺了自己的失態，臉上也泛起了紅暈。

「啊，我好得多了，孟大哥，多謝你啦！」冷冰兒輕輕的把手抽了出來。

孟華說道：「冷姑娘，你怎的如此客氣？你那次救了我的性命，我也未曾多謝你

呢。你要喝水嗎？」

冷冰兒道：「孟大哥，你看見那本書嗎？這就是段劍青的妖師所要找的那本波斯文的武功秘笈了。羅曼娜特地帶來，想要送給你的，你拾起它吧。」

孟華怔了一怔，說道：「爲什麼要送給我，我可不敢受這份厚禮。」

冷冰兒如有所思，忽地叫道，「啊呀，不好！」

孟華吃了一驚，說道，「什麼不好？」

冷冰兒道：「說起羅曼娜，我想起來了。要是他們給段劍青追上——」

這層危險孟華也想到了的，但要是他出去找尋桑達兒和羅曼娜，受了傷的冷冰兒却有誰保護？

正在他感到爲難的時候，忽見桑達兒和羅曼娜雙雙跑了進來。桑達兒在外面的冰壁看見了孟華的影子，首先叫了起來：「好了，好了！果然是孟大哥來了！」

羅曼娜更是歡喜之極，一面跑一面嚷：「孟大哥，你真是把我想死了，我還以爲你不曾這樣快來到天山呢！那兩個惡賊想必是你打跑的了？」桑達兒笑道：「不是孟大哥還能是誰，幸虧咱們沒有走遠。」原來他們記掛着冷冰兒，不忍離開，只是躲在近處。看見段劍青和勞超伯相繼跑了之後，趕忙回來看看冷冰兒的。他們不知冷冰兒是否已遭毒

手，心裏好像掛着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如今一見冷冰兒安然無事，又見孟華陪伴着她，自是喜上加喜。

冷冰兒道：「對不住，你那本經書給我撕毀了一頁，幸好沒給賊人搶去。」桑達兒替她拾了起來，笑道：「瞧你歡喜得都糊塗了，連特地給孟大哥帶來的禮物都忘記了。快去親手交給她吧。」原來羅曼娜只顧前奔，幾乎踏着那本經書，都沒瞧見。

桑達兒放慢腳步，讓羅曼娜跑在前頭。羅曼娜跑到孟華跟前，忽地張開雙臂和他擁抱。這是他們族中與親友會面的禮節，不過也還是在男子之中通行，女子則除了親人之外，只有和閨中密友行此禮節的。顯然羅曼娜已是把他當作親人一樣。孟華知道有這個禮節，但也羞得滿面通紅了。

桑達兒跟着上來和他擁抱，說道：「孟大哥，多謝你又一次救了我們，你來得真巧，我真有點懷疑，莫非你是神仙，你怎的知道我們有難？」

孟華說道：「我在冰川那邊，聽見你們說話的聲音，可惜還是來遲了一步，叫你們受驚了。喂，我也正想問你，你們怎的也都來了天山？」

羅曼娜笑道：「我們就是爲了找你來的，你把這本經書先收下吧。」

孟華說道：「我怎敢接受這樣寶貴的禮物，唉，你們也不應該爲了送這本書給我，

走這樣遠的路，冒這樣大的險的。」

桑達兒笑道：「羅曼娜固然是爲了要給你送禮，但也是爲了我要避難啊！」此時他方有餘暇，把何以要來天山的原因說給孟達知道。

原來在唐嘉源嚇跑了段劍青的那個妖師歐陽冲之後，冷冰兒與桑達兒、羅曼娜跟着會面。羅曼娜這才知道段劍青因何要「獵取」她的野心，同時也知道了她家中所藏的那本古波斯文經書原來是一本武功秘笈。

唐嘉源有事要去柴達木一趟，於是他們面臨一個難題。

那紅髮妖人歐陽冲給唐嘉源嚇走，却未必遠走高飛，他害怕的也只是一個唐嘉源而已，要是給他知道唐嘉源離開此地，難保不會再來。

商量的結果，唐夫人想和冷冰兒先上天山，讓桑達兒和羅曼娜跟唐嘉源去柴達木。但唐嘉源却是不敢應承，說道：「清軍正在包圍柴達木，說不定戰事已經發生。我一個人或許可以進去，帶了他們，只怕難保他們平安。」

羅曼娜想了起來，說道：「孟大哥和我說過，他也是要到天山去的。不如我帶了那本經書，和桑達兒跟你們一起到天山去吧。一來可以避難，二來可以找孟大哥。我把這本武功秘笈送給了孟大哥，也好讓那妖人死心。」

唐夫人道：「我本來也想帶你們去的，但恐怕你們禁受不起天山高處的寒冷。」羅曼娜笑道：「冬天的時候，我也常在結了冰的湖上，和桑達兒鑿開冰窟捕魚呢。」唐夫人道：「天山高處，恐怕比你們這里湖水結冰的時候還冷得多。」但桑達兒和羅曼娜都說不怕，想來想去，也沒有別的更好辦法，唐夫人也就只好答應了。

他們雖然比孟華遲幾天動身，但由於孟華要到十三個部落去打探尉遲炯行蹤，後來碰上了金碧峯，又把他的坐騎送了給金碧峯，是以反而是他們先到了。

羅曼娜把他們來天山的原因告訴孟華之後，嘆口氣道：「想不到唐夫人保護我們來到天山，我們却連累了她！」

孟華問道：「唐夫人武功不弱，怎的竟遭妖人毒手？」

羅曼娜道：「她是爲了保護我被那老賊打了一掌的，冷姐姐跟着又受了傷，沒奈何我只好聽她的話，和冷姐姐先逃跑了。唐夫人死傷如何，却尚未知。」

冷冰兒道：「我剛才聽得勞超伯道老賊在搜索我們的時候，和段劍青這小賊說起，似乎唐夫人只是受了傷，還沒有死。」孟華說道：「不錯，他們說的話我也聽見了。不過，聽他們的口氣，唐夫人似乎傷得很重。」

冷冰兒道：「不如你現在去找她吧。」

孟華苦笑說道：「天山這麼大，三更半夜，那裏去找她。冷姑娘，我知道你心裏難過，但我要勸你暫且把任何煩惱都置之腦後，先養好你的傷要緊。要找他，也祇有明天再說。明天太陽一出，天山派的弟子總會有人來到這附近的，那老賊就不敢來騷擾你們了。」

說罷別來經過，羅曼娜再請孟華收下她的禮物。

孟華堅辭不受，羅曼娜笑道：「我記得你們漢人有兩句俗語：寶劍贈俠士，紅粉贈佳人，對不對？你說這本武功秘笈是稀世之珍，但在我們手裏，却是一點也沒有用的。書上那些彎彎曲曲的文字，我們也看不懂。」

孟華說道：「我也看不懂古波斯文呀。這是你的傳家之寶，我怎敢要你的？」

羅曼娜苦笑道：「要不是你這次揭了段劍青小賊的陰謀，我們還不知道它是什麼武功秘笈呢。百多年來，我家一直將它擱在神龕裏供奉，歷代祖先恐怕也沒有誰人翻過一翻。這樣的傳家之寶，又有何用？再說這傳家之寶，如今已是變為我家的禍殃了。」

冷冰兒道：「曼娜姐姐說得有理，與其落在壞人手裏，不如你拿了它吧。那些古波斯文字，將來你可以找到識者的。說不定天山派的弟子之中，就有這樣的人材。據我所知，唐掌門就曾經由幾個弟子陪同，到過天竺和波斯。」

孟華推辭不掉，祇好收下。此時天色亦已微明了。

冷冰兒道：「天快亮了，你去找天山派的弟子吧！」

孟華說道：「咱們先得找另一個地方躲藏，以免那老賊再來。」

冷冰兒道：「那老賊已經給你嚇破膽，何況他們也得提防給天山派的弟子發現。」

孟華道：「這是預防萬一。」

桑達兒道：「我們剛才躲藏的那個地方地形很好，咱們可以轉移到那裏去。」

那是亂石圍成的一個洞穴，入口處很窄，且有樹木遮掩，不比這個「冰磨菰」，冰壁透明，會給人瞧見影子。孟華稍稍放心，當下請桑達兒照料冷冰兒，便即獨自一人出去找天山派的弟子。

走了一會，果然發現有四個佩劍的年青人迎面而來，料想是天山派的弟子了。孟華大喜，連忙迎上前去。他還未曾開口，爲首的那個天山派弟子已在喝問：「什麼人？」

「我是來找貴派的掌門人唐大俠的，要是唐大俠未曾開關，我想求見你們的長老鍾展鍾大俠。」

那四個弟子怔了一怔，彼此對望，臉上現出甚爲古怪的神色。原來他們心中俱在想道：「這小子想必就是段師弟說的那個奸細了。他們打聽得清楚，知道我們的掌門人向

在閉關練功，所以趁這機會跑來搗亂。」孟華那知禍在肩膊，繼續請他們代爲引見。

那爲首的弟子冷冷說道：「你要我們替你引見，你也總得告訴我們你的名字吧，你到底姓甚名誰，那裏來的？」

孟華報了姓名，說道：「我是從柴達木來的。」

那四個天山派的弟子一聽得「孟華」二字，四柄長劍登時亮了出來，不約而同的喝道：「果然是那小子！好大膽的小子，竟敢跑到這兒行騙，當我們不知道你的底細嗎？」

孟華一個「扭胸巧翻雲」倒躍出三丈開外，但那四柄長劍來得快，避得開第一招，避不開二招。無可奈何，孟華祇好拔出劍來，一招「夜戰八方」，把四柄長劍全都盪了開去，叫道：「且慢動手，請問你知道我的什麼底細？」

那大弟子給他盪開長劍，虎口隱隱痠麻，不禁暗暗吃驚，按劍喝道：「我知道你是清廷派來的奸細！」

孟華說道：「你是那裏聽來的謠言？」

那大弟子哼了一聲，說道：「你還要抵賴？你說的才是假話，却顛倒過來，反而說我們聽信謠言！」

孟華道：「我說了什麼假話了？」

那大弟子冷笑說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本來是姓楊，怎的却又改姓孟了？」

孟華說道：「不錯，我以前是姓楊名華，半年前才改姓孟的。我其實也是姓孟，並非姓楊。以前我祇是自己不知道罷了。」四個天山弟子同聲問道：「爲什麼？」

孟華想要說明自己的身世，却是說來話長，而且對新相識的人，其中也有許多不便說出來的地方。正躊躇不知從何說起之際，那爲首的弟子忽地冷笑說道：「楊牧是你的父親，你有這樣奢欄的父親，爲何不敢告訴我們？」「奢欄」本是「了不起」的意思，但他說的當然乃是反話，譏諷楊牧投靠清廷以求高官厚祿的。

孟華好像給人刺了一下的大叫起來，「不，不，不，楊牧不是我的父親。你、你們不知道，這其中……」

那大弟子喝道：「你在小金川幹的事情，我們全知道。楊牧不是你的父親，你爲何救他？哼，你不認父親，就以爲可以蒙混過關麼！師弟，動手！」

不由孟華分辯，四柄長劍又同時刺了過來。這次他們有了準備，早已佈成分進合擊的陣勢。

孟華被困核心，又不敢當真和他們動手，形勢危險之極。孟華忍不住叫道：「你們說我是奸細，也得聽我把話說清楚了再打呀！怎能如此不分青紅皂白？」

那四個天山派的弟子祇道皂白早已分明，那肯聽他分辯？攻得越發急了。天山派的劍法豈比尋常，佈成劍陣，分進合擊，更見凌厲。孟華忙於應付，竟是不能分心說話。劇戰中祇聽得有人喝道：「什麼人膽敢來此撒野？」原來是天山派的弟子聽得這邊有金鐵交鳴之聲，從四面八方趕來了。喝問的這個人是天山派第三代的大弟子祝建明。

孟華把心一橫，想道：「若不脫出包圍，我更沒有分辯的機會，沒奈何，祇好先得罪他們了。」主意打定，劍光暴起，一招「三轉法輪」，使將出去。

祇聽得叮叮噹噹之聲不絕於耳，對方的四柄長劍竟然有三柄給孟華絞出手中。這一招「三轉法輪」正是從孟家快刀的「絞刀」中變化出來的劍招。孟華使得恰到好处，奪了三個人的兵器，沒有傷他們分毫。

那個唯一尚有長劍在手的大弟子也是嚇得慌，連忙躍過一邊，叫道：「祝師兄，郝師兄，你們快來！」

孟華也在同時叫道：「我是來給你們報訊，請你們趕快去救天山派弟子的！你們就是要殺我，也得救了你們的自己人再說！」

說話之間，那些天山派的弟子已是把孟華圍在當中，說多不多，說少不少，一共是八個人，剛好佔領了八個方位。

「胡說八道，我們天山派的弟子要你搭救！」有幾個人忍不住就罵了起來。要知此處乃是天山派的重地，他們焉能相信，在自己的家門口會有同門遇難？

「你們非相信我不行！」孟華大叫道：「你們的人已遭妖人毒手，死生未卜。不趕快去找她，遲就來不及了！」

祝建明擺一擺手，說道：「諒這小子也跑不了。你們先別吵，待我問他。喂，你說的受了傷的那個天山派弟子是誰？是誰傷了他的？」

「是你們少掌門唐嘉源唐大俠的夫人！打傷她的人是勞超伯。」孟華說道。

包圍孟華的這一羣人，都是天山派第三代的年青弟子，尚未學成出師的。根本就不知道江湖上有勞超伯這個人，但他們一聽得孟華說是唐夫人遇難，却不禁大笑起來。

站在祝建明左面的一個天山派弟子喝道：「你說說話也沒打聽清楚，唐師叔夫妻離開天山一年多啦，你居然能夠在這裏覓着什麼唐大俠的夫人。」

「不錯，我還沒有見着，但我確實知道她已經回到天山來了。」孟華說道。他這幾句話不過是個「引子」，正想仔細說明，不料却已招來一陣哄笑。

「大師兄，別相信他的鬼話。他名叫楊華，正是段師弟說的那個奸細！」最先和孟華交手的天山派弟子向祝建明稟報。

此言一出，天山派弟子無不嘩然，紛紛喝罵：「好大膽的奸細，竟敢跑到這兒招搖撞騙，還亂造謠言！」

站在祝建明左面的那個弟子首先按捺不住，喝道：「先廢了這小子的武功再說！」這人名叫郝建新，和祝建明是同一個師父的師兄弟，平時都是在一起練招的，練有一套雙劍合璧的劍術。

孟華聽得那人向祝建明稟報，這才知道謠捏他是「奸細」的人，是一個姓段的天山派弟子。心中剛自一動，正要向那人質問。郝建新已是唰的一劍指到了他的左肩井穴。

祝建明為人比較謹慎，本來還要盤問孟華的，但見師弟已然出手，生怕郝建新不是孟華對手，祇好跟着出劍。

孟華剛才以一招「三轉法輪」，打落三個天山派弟子手中的長劍，這是願郝二人親眼見到的。是以他們一出手就是狠辣之極的劍招。

師兄弟心意相通，郝建新一劍刺向孟華的左肩井穴，祝建明跟着出劍，自自然然的也就指向了孟華的右肩井穴。這是他們練了數十百遍，配合得非常純熟的一記殺手的絕